



文 北 风

你看，你看，沙尘暴的脸

今年入春以来，几场沙尘暴席卷半个中国，滚滚沙尘掠过华北、东北，跨过长江，直逼祖国东南。过去不知沙尘为何物的广东、香港，也竟然能从空气中体会到一丝丝沙尘的气味。沙暴最严重的一天，半个中国的天空都是黄色的。在首都北京，最厉害的时候，几十米外的景物都变得模糊不清，街上行人或沙巾护面，或墨镜护眼。专家评价，今年沙尘暴来势之凶猛、风速之惊人、能见度之低是近十年来少有的。

频繁肆虐的沙尘暴拉响了生态环境的警钟，也吹响了号角——向沙尘暴宣战。

天灾？人祸！

“沙尘暴发生固然有复杂的气象因素，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沙尘暴是一个严重的生态问题。”环保专家为沙尘暴“把脉开方”时，有如此共识。

沙尘暴的形成必须有沙尘源和风力、高空强对流等要素。后两者属于气象因素，非人类所能控制。因此，沙尘暴发地遭受的生态破坏，尤其让专家们忧心重重。

目前，我国的沙尘源主要集中在西部。西部大量存在的沙质土壤，加上稀疏的植被和降水稀少等因素，决定了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在遭受破坏后很容易成为沙尘暴发生源。干燥少雨的气

候固然加速了这种可能，但是，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利用资源如滥垦、滥牧、滥采、滥用水资源等行为却是造成沙尘暴的罪魁祸首。

滥垦：随着人口增加和受短期利益驱动，许多地方在无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无计划、无节制地进行开垦，导致土地沙化。据全国农业区划办公室对黑、蒙、甘、新四省区的调查，1986年至1996年十年间，四省区调查区开垦的190多万亩土地中，有近100万亩因沙化被迫撂荒，占开垦总面积的近50%。当地群众痛心地说：“一年开草场，二年打点粮，三年五年变沙梁。”

滥牧：沙区草场牲畜超载率普遍为50%—120%，有些地方甚至高达300%。超载放牧使草场大面积沙化、退化。内蒙古草原牧草平均高度由上世纪70年代的70厘米下降到目前的25厘米，昔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变成了“老鼠跑过现脊梁”。

滥伐：青海柴达木盆地原有固沙植被200多万亩，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因滥伐造成植被破坏，使1/3以上的土地沙化。内蒙古吉兰泰镇70年代以来，因当地居民乱砍滥伐，使盐湖西北7万公顷天然林减少到2万公顷左右。滥伐林木使大量最宝贵的荒漠植被遭到破坏，由于失去植被保护，我国最大的湖

盐生产基地——吉兰泰盐场已有一半以上被流沙埋没。

滥采：沙区滥采中草药、搂发菜以及无序采矿等问题十分突出，大量植被遭受破坏，导致土地沙化。1994年甘肃省沙区因挖干草破坏草场60多万亩以上。据内蒙古自治区介绍，每年仅进入阿拉善盟搂发菜的农牧民就达10万余人，全区近几年因搂发菜破坏草原面积达1300多万亩，其中400多万亩已经沙化。陕西省榆林地区煤田开发一项，就使2万亩土地沙化。

滥用水资源：部分地区还沿用大水漫灌的落后灌溉方式，既浪费水资源，又造成土地盐渍化。据甘、宁、青、新四省区统计，已有1500多万亩土地盐渍化。特别是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缺乏有效的管理，致使上游用水过度，下游水量减少，大面积农田被迫撂荒，形成土地沙化。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由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上游不断超量采水，使进入巴州境内河水锐减，下游270公里河道断流，造成35万多亩胡杨林枯死，1.6万多亩农田被迫弃耕，60多万亩草场退化。

翻开地图，我们可以在阿拉善高原

找到几块蓝色的小块——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北方大湖居延海。昔日芦花飞舞，鹅雁戏波的居延湖泽，今天只能成为人们记忆里的美景。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原有 35 平方公里水域面积的东居延海和 287 公里的西居延海以及周围的几个大湖泊相继干涸。昔日水天一色，年产鱼 5 万公斤、打千草 75 万公斤的辽阔水域，如今只剩下一片白茫茫的荒滩。

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东居延海，已是渺不可见的干湖底和已经板结于沙石中的水生物尸体；而西居延海早已是随风起沙的盐碱地。即使是最好的天气，也可看到白茫茫的风沙在身边漫卷。

专家认为，如果弱水消失，居延海地区会成为我国第二个罗布泊，造成西北地区生态的严重变化，而风沙之下的下一个牺牲品就是河西走廊和河套平原。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一份权威的统计资料显示了一种可怕的趋势：我国沙漠化的扩展速度正在不断加快。上世纪 70 年代，沙漠化土地每年推进 1560 平方公里，80 年代每年 2100 平方公里，90 年代扩展速度增加到每年 2460 平方公里。气象部门统计显示：特大沙尘暴 50 年代至 70 年代在我国只发生了 26 次，而 80 年代至今却已有 37 次，仅今年以来已发生了数次。

向沙尘暴宣战

土地沙化已成为我国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成为最重要的环境问题，成为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我们从美好的愿望出发，用勤劳的双手毁林开荒、毁草开荒、围湖造田，造成的却是上面的严酷现实。不论出于什么愿望，人类不合理活动所结出的苦果，都得由自己来尝。我们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向沙尘暴宣战，为我们自己争得青山绿水，为我们后代留下丽日蓝天。

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党和政府就发出了“向沙漠进军”的口号，组织了大量的科学考察。进入 80 年代以后，开始实施当今世界上最宏伟的环保工程——三北防护林。近 20 年来，共造林 2000 万公顷，种草和改良草场 100 多万公顷，封沙育林育草 200 多万公顷，治理区域的植被覆盖率由 5% 提高到 9% 以上，受防护林保护的农田面积增加到 2000 多万

公顷，牧场增加到近 1000 万公顷，控制水土流失和治理沙化土地面积达 1000 多万公顷。通过治理，显著提高了治理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局部地区风沙危害得到控制。

但为什么风沙肆虐越来越厉害？为什么今年会发生这样大的沙暴？原因正如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局总工程师张文明讲的那样：一是防治土地沙化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靠一个地方、一个项目的成功，难以改变全局的生态环境。一花独秀风必摧之，百花齐放，才能春色满园。二是生态的恢复是一个渐变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然而，至今在一些地方，砍树的多于栽树的，毁草的多于种草的，这就是我们治理的速度赶不上沙化速度的症结所在。

遏制沙尘暴源发地的生态破坏，生态专家提出诸多对策，很多都落在了“洗脑”二字上。他们说，对待“生态”，很多观念我们急需重新认识、重新定位。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所所长高吉喜认为，生态环境的保育、改善，应重在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生态建设；应注重生态恢复，而不是“重建”。目前很时髦的“生态重建”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有限的资金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二是不符合生态规律。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而

导致了“点上治理、面上破坏、治理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每年沙尘暴多发期也正是植树造林的火热时节，百姓对此有戏言：“沙尘暴越厉害，种树活动越火爆”。有的沙源地甚至开辟了所谓“沙漠之旅”，鼓励人们去种树兼观光。高吉喜对此痛心指出，并非所有的植树造林都有利于环境，绿化行为首先要遵守自然规律。譬如，这一地区是适合种草还是植树，选择怎样的树种？如果某地种下的树 3 年后仍然要靠人工浇水才能存活，那这样的植树是不符合当地实际的，坚决不能再继续下去。

国家林业局防治沙漠化管理中心刘拓认为，减缓和治理沙尘暴至关重要的技术措施是实施以保护和发展林草植被为核心的治沙工程，保护好现在的沙区植被，严禁乱砍滥伐，乱采滥挖和乱垦滥牧；大力植树种草，建立起遏止沙漠推进的生态屏障；对已沙化的地区开展综合治理，扩大林草植被等。

在立法方面，针对林草植被破坏、开发无序的状况，国家林业局已经起草《防沙治沙法》，并纳入了人大立法规划。保护水土，人人有责，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注重可持续发展已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

一场同沙尘暴争夺生存空间的决战已拉开序幕！

